



前漢書  
十五



特  
伊8  
1.735  
81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

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

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婁字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

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

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排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

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此係明治  
冊八年八  
月諸同人  
山田一人  
所部君一  
以贈資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召問太尉田蚡蚡曰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召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

音奴人安其生自曰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曰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劊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劊髮張楫以為古翦字也

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曰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收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服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服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

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

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

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

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

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呂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

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呂接

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拱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也輿轎而諭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贊說也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

之音無所依據諭與諭同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呂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

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林曰塗音耿弁之弁師古曰音工含反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孝反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

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已為記曾未入其地

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

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

閉而晚鼯不及夕師古曰鼯古朝字也言憂危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

呂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已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已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豚力薄材孟康曰豚音滅薄力也師古曰豚弱也言其柔弱如豚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已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輓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暉熱師古曰暉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窟疾癘多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已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已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已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已為畜越李奇曰如八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已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

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已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已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險阻之中竄而入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

食糧之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紉師古曰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日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

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疆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曰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鷹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斯微與衆也師古曰斯

析新者與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蔬為囿江海為池師古曰八蔬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汗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

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曰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

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曰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

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展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斧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

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露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間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

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曰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已十萬

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

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廼幸

與兵誅閩越死無已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

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昧明不能燭師古曰燭重已不德師古曰重是已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菑

夫已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明太平

已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已發屯臨越事上書陞

如淳曰王之所言貌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貌遠也言不可及也貌音武卓反

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

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

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已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叩治師古曰叩讀曰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

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今者邊又言閩王

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

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已虎狼之心貪據百越

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

震威武揚聲鄉

師古曰鄉讀曰響

屯曾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

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

師古曰今及農時不待後也

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

師古曰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曰報盛德閩王曰八

月舉兵於冶南

蘇林曰山名也今各東治屬會稽

士卒罷倦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王之衆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曰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曰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

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曰所不聞

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

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助侍燕從容

師古曰從容間語也從音千容反

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

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

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

師古曰無善聲

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

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曰懷思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

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

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曰春秋對毋曰蘇秦從橫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助恐上

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

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

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

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

師古曰謂非常之文

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

師古曰以其過為輕

廷尉張湯爭曰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

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

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候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上計吏卒更乞句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句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

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已為罷敞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

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一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

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

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

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推排陳列

前漢六十四上

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如今州牧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

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

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飮居一月妻自經死

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

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

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

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已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

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後

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

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棊法曰塞白乘五至

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

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

上曰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

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於轂曰為天

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

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一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盜賊不輒伏

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已衆吏捕寡賊其執必

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已爲禁民毋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已相害已禁暴

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已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已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

抗敝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已擾鉏耒相撻

擊師古曰擾摩田之器也耒耜也音火規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已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男子生桑弧蓬矢已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

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約侯諸侯射能侯卿

王合射已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已

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已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已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

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前漢六十四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  
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  
然壽王獨曰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  
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  
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  
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  
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  
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晚  
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

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

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

不惡切諫曰博觀忠臣不避重誅曰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曰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

古主兵之官有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春蒐秋獮諸侯春振

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

殺氣也振整旅眾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

也籀音先淺反

重難也

師古曰

重難也

師古曰

重難也

師古曰

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呂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呂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

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呂結怨

深讐不足呂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呂為業天性固然

師古曰來侵邊竟而歐略人畜也歐與驅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

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呂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

矢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

前漢書卷之四

七

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  
 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于各反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  
 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曰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  
 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  
 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

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偃

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呂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成就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日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

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

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

呂王與姊姦事動王王呂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

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

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呂故諸侯子多呂得封者及齊王呂自殺聞上大怒呂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呂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呂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呂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中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惠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呂安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

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苗人也呂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已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已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已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師古曰瞻足也民離本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末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已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

及古習



偽采淫泰非所已師古曰範謂是已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為之立法也

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已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已和其心心

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晉音工衡反以下並同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已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

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介冑生

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已為鍾虜師古曰虞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

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己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

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

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

諛者衆師古曰調古諱字日聞其美章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已北

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曰開戍於北河飛芻輓粟已隨其後又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

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已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

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

...

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

師古曰長官謂

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夔略葳州建城邑張晏

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二反非所已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

結怨於匈奴非所已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文居反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已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東壤

**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執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非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

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已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已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

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已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已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

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

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

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

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葭葭音加正朔

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

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

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

俟賢縣賞待功師古曰俟古候字次下亦同能者進已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

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

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人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蕪之郊宮謂秦時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

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

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善也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鵙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鵙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

亂飛鳥下動淵魚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昇武王也臣贊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

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辨要音一遙反斯拱而俟之耳師古曰拱

手而待之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

言其印至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偃矯制

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

如淳曰鑄銅鐵扇熾

火謂之鼓

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

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

同下亦類此

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

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

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

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師古曰先有畜積

正二國

廢國家不足曰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

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將執

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

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廼能舉火此

言與實反者非

師古曰重問之

偃已前三奏無詔

師古曰不報聽也

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

也而直矯作威福曰從民望干名采譽

師古曰干求也

此明聖所必加誅

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

有能直入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

曰就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

師古曰子許也

將幸誅不加欲曰采名也師古曰幸莫也

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

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

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

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

蘇說軍問曰此何為吏曰為復傳

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已

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

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

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繻生也軍

行郡國所見便宜已聞還奏事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

朝欲遣人為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使於匈奴也

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

呂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

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

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師古曰悅讀曰悅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

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

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當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

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

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襄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

曰解釋頌歌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

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繒帛之麗羹黎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師古曰

密絲繡之密也一說純縣不雜縣也

曰哈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  
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

素師古曰拊猶泄也累音力端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

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主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

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

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極貌如淳曰健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堯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

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師古曰剗截也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輪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輪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師古曰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且孟

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

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縱馳騁驚忽如景靡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起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

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

其遠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遠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是已嘔喻

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已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

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資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明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臣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師古曰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

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

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販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

離此

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

得闢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溲而升本朝

張晏曰與幽也溲狎也汗也言蔽與溲汗不章

顯也師古曰溲音先列反

離疏釋躋而享膏粱

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躋也臣瓚曰以繩為躋也師古曰躋自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躋音居略反音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曰資說士

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

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

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蟋蟀

孟康曰蟋蟀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蟋蟀甲患也秋陰蟬蛸出已陰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蟋音由字亦作蟋其音同也

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讀曰又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

師古曰契讀與高同字本作僕後從省耳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

師古曰明明祭也穆穆美也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

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

逢門子變烏號

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

猶未足已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已顯其德上

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

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晉大反

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師古曰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

師古曰溱字與臻同

是已聖王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恩從祥風翺

德與和氣游

師古曰翺翺也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師古曰塞滿也

遵遊自然之執

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

印詘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

伸响嘘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嘘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曰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曰寧也是時上頗

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曰差賜帛議者多曰

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

執無事爲之猶賢也奕今之圍碁也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

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

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

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

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

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

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

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前漢下



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巨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

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行危敢昧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

不能優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竟反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

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曰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謂楚所溺也齊桓揀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

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

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二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

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

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迺採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採錄冒頓以

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却也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浪洛浪音郎比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

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

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

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

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

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蕭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

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讐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已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

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師古曰璠瑁文甲也璠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已往者羌軍言之暴師

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已少府

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

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已為非冠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已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

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已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已為

當擊丞相于定國已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已上費用三萬萬餘尚  
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  
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  
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已相贍又已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  
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  
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已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已材能得  
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

張晏曰蘭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辭大夫

張晏曰瘡也辭廣德為御史大夫師

古曰瘡與愈同

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

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郡

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

為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

期思侯並可為諸曹

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皆如言又薦謁

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

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

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欲

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

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

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

其兄弟已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已知名

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有顏閔之材回閔子騫榮

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呂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

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

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

白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

之懷詐偽已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

語岡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以疑眾殺謂人有堅為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

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

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

難以靖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

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

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

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

之士待呂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

呂千數

師古曰衛行賣也鬻亦賣也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

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上衆

之節也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編列次

也音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曰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

鞭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曰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

慶忌

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

廉若鮑叔

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日即微生高也

若此可曰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再拜

臣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師古曰臣為大奇也令待

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久之朔給騶朱儒

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曰為騎謂之騶騎

曰上曰若曹無

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

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

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

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

數家射覆

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闢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

置守宮盂下射之皆

不能中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曰器養之食曰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曰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曰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

而對曰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臣曰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

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著布卦

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蝮蜥蜴蜥蜴蜥蜴

輒賜帛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

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稽音滑稽解在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

是婁敷也

蘇林曰婁音貧婁之婁敷音敷錢之敷婁敷鈎灌四股鈎也師古曰婁敷戴器也

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敷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葛之寄生寓木宛童有

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敷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

前漢六十五

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  
銜婁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上令倡

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髀箭之髀暑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謂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

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納裘之納也師古曰咄咄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警音教 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

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 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

者鳥哺穀也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穀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雛音口豆反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

為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擾亞狝呲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植黎之

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 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狝呲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左右大驚上曰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

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 朔獨拔劔割肉謂其同官曰伏

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 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呂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也割

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

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

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各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

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南說者乃呂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 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孰呂

祭宗廟也酎音師古曰酎酒新孰呂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紂解在景紀師古曰紂解在景紀

前漢六十五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呂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

格熊羆馳騫禾稼稻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杭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呂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

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

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徽循長楊呂東師古曰徽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微音工鈞反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

宣曲呂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

揚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呂為道遠勞苦

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

舉籍阿城呂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呂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呂東宜春呂西

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呂為上林苑屬之南

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呂償鄠杜之民師古

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呂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呂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呂為苑何必

蓋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呂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呂東商雒呂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

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呂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謂之陸海也秦之所呂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蠅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

得呂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呂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

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師古曰騫馳也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呂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

不訾也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呂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呂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

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

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呂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呂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盧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

主病困呂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

古曰傳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呂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呂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其晚孕育也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

屬音之欲反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

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

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臣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

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讓責也

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

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

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曰上壽者明陛下正

而不阿因曰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

殿上師古曰小便也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

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

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曰賣珠為

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

為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

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曰主故諸公接之名

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

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

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

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處也一日身挾大罪迺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

不知所曰師古曰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

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甲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

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曰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呂黃金百斤為爰

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

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呂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碎酒音信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填溝

窳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

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家墓也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呂錢千萬從主

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

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目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

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綠幘之往也董君綠幘

傅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弓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鞞即今之臂鞞也傳讀曰附鞞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

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胞同因叩

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

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

馬蹙鞠劔客輻湊師古曰蹙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

曰師古曰辟音類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呂人臣

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呂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曰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魅賊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呂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愀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平壽宮蠶流

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弟也莊公薨慶父殺之出於戶蓋曰楊門之扉二月不葬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呂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呂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趨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呂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呂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粉反集上書囊呂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曰道德為麗呂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

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曰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

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屬師古曰績五綵也屬織毛也即

之屬宮人簪璫垂珠璣師古曰璫璫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音代璫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音代璫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

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

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

呂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呂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

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豪釐差曰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謝戲

也談笑謂謝譎發言可笑也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

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干偽反上曰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

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曰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

隆成康之際未足曰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

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

矣譬若曰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

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弁其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呂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

種播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子贛使外國師古曰呂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呂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曰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呂為太常此說非也益

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契為鴻臚

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僕蓋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呂其直

無所阿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

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呂其巧也般與班同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

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

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諡曰惠其貞潔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鮪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

邾無道如矢邾無道如矢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孔父為

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

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

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曰羽林為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宋

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侯若今之武候引駕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

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

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

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胛師古曰頰肉曰胛音改吐脣吻擢項

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脰尻師古曰脰脰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透迤也偶旅曲

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辭皆此類也

曰澹古瞻字也瞻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

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呂下至司馬遷皆奉

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

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師古曰啁與譟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

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

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呂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胃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呂智能海內無雙

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呂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言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呂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呂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孟師古

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出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

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已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

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已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致同敏勉也辟若鷺鴒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領雅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

也衆冕而前旒所已蔽明黻纁充耳所已塞聰如淳曰黻音土苟反謂呂玉為瑱用黻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黻黃色也纁縣也呂黃縣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

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

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曰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迹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

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

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呂筦闕天呂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平搖反

筦撞鐘

文穎曰謂槩之也師古曰音唐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睛駒之襲狗

服虔曰音縱劬如淳曰睛駒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

豚也咋齒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

今曰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困固不得已此適足曰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

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曰厲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曰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

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

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曰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

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曰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師古曰見

也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癸反

吳王曰可

曰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師古曰竦企待也

先生曰於戲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可乎

哉可乎哉

師古曰言不可

談何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鼓反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

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曰與言上道也先生試言寡

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曰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曰

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曰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

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瑇瑤刻鏤之好曰納其心師古曰瑇瑤

崩地國家為虛師古曰地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辰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

與彫同畫也瑇瑤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曰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

曰說讀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啍啍言語順也啍音許于反則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曰拂主之邪下曰

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曰咏先王之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是曰伯夷叔齊避周

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曰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開讀曰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謀畫計也上曰安主體下曰

俎和五味曰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

前漢六十五

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呂正其身推恩  
呂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呂仁為本呂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呂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呂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  
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  
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呂  
子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者老邱孤獨薄賦斂省刑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

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鳳

鳳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

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曰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

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

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

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

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已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已上

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飽食安步已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

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諧逢占射

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

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已

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已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已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藝文類聚卷之四十四 漢書六十五

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粹洒

音信又音山鼓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似按許慎說文

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

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鼓反五字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

西守已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

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

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

青出有功封南窳侯臣贊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希師古曰窳奈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已左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已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

曰沮音子闕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類也

石慶雖已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

泣曰臣本邊鄙已鞏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  
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  
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已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  
曰殆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  
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  
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上許  
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已贖子笑曰丞相禍  
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  
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  
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  
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

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  
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不知其始所已進征

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  
于賀已為舍人

興美田已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成邊卒糧乏不貨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賂受賂于下故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迺已邊

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已饒邊饒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內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下

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已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獄已正於

理其已涿郡太守屈釐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已待天下

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已澎戶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

師古曰待得賢人  
當拜為右丞相  
服虔曰澎音彭  
晉灼曰東海縣

兵入丞相府屈釐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

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呂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

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

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

賞罰呂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櫓也遠與敵戰故呂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母接短兵多殺傷士

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母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呂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

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

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皆呂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

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

濯士呂子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擢並音直孝反

初漢節純赤呂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呂相別太子召監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

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歐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

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

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

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承相斬之法也大夫何呂擅

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

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

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

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秭侯孟康曰秭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

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已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

淳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已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釐許諾昌邑王

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

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已丞相數有譴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

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已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

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

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為高寢

郎師古曰高廟衛侯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

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

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已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

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已得為相也使者曰

已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

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

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

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迺與御史中二千

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

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

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已

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

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

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告也館官舍也

書曰毋偏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

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

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呂教督

使光母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

所言光曰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

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呂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呂為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

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呂軍興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鎡也欲斬人皆伏於鎡上也鎡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願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類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呂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呂明

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士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

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師古曰供音佑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

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呂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

益封二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呂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呂侯號稱之耳莽本呂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

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

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呂告敞敞素謹

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請呂書言病一曰呂病而移居也呂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

呂聞蒼延年皆封敞呂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

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

癸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實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遽速也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

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曰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

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字子幼師古曰暉音於粉反曰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

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暉母司馬遷女也暉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已

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暉先聞知

因侍中金安上曰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暉等五人皆封暉為平

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

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沐常得在外也貧者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假償之也

郎移長度大司農曰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繅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音斧往反暉為中郎將罷山

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

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暉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曰分宗族

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暉暉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

餘萬皆曰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暉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

平然暉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

已者必欲害之曰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

失卒曰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

前漢六十六

面見受詔副帝隸柁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柁侯適為御耳御謂御車也柁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

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

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

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

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

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

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自得活真入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

如淳曰所引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憚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中書謁者令

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憚曰冒頓

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憚云不來憚

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

其過可已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

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

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已滅

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已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

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已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

月已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

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行必不至河

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已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

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

尊蘇林曰直主門三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曰太

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長樂証之也尊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

辭也母泄暉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頴曰勿使太僕聞暉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念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暉

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竭忠

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

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暉長樂為庶人暉既失爵位家居治產

業起室宅已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

也與暉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

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暉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

之履反致也音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已獲爵位終非其任卒

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已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

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暉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暉

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

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已此時有所建明已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

也祿也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已夷滅不足已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已忘憂

小人全軀說已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已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已給公上師古曰曰充

賦縣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師古曰包毛炙

肉也即今所謂燻也包音步交反燻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

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曰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直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

百畝曰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有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基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

奮袞低印師古曰袞古衣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

暉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暉

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雖雅知暉者猶隨

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暉又引之為音千偽反今子尚安

得曰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

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

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

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遠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

曰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暉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暉曰西河太守建平

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已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暉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暉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

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

騶馬狼佐成上書告暉如淳曰騶馬曰給騶使乘之佐主狼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

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當暉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暉與相

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暉厚善者未央衛

前漢六十一

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呂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斂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

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

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

人倫者竊已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

開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

陽平侯又呂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

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俛音力主反常兩吏

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

可頡制者師古曰頡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呂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

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

被察兼及舉薦故得遷之也呂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

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

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畱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呂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

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呂萬

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

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

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

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刺候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已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已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已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白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已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若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

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已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千向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曰約敕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已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已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侯反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葉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而官媚邪臣陳湯已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

解在景紀

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呂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

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濶不如弘平遷淮陽相呂高弟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呂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母與天下爭利然後

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呂為此廼所已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呂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

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

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

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曰橋

同其字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疆圉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

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呂及厥宗

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

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

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

彼哉彼哉

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

彼人哉無足稱也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呂輔宰相成同類長

同行阿意苟合呂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師古曰筭竹器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西漢書卷六十六

漢書六十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師古曰先令為遺令

曰吾欲贏葬呂反吾真

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贏者郎果反

必亡易吾意

師古曰易改也

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呂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

曰重難也

欲從其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

師古曰祁侯縉質之孫承嗣者名宅

祁侯與

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求見也

願存精

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

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師古曰區願區小意也願

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及古制

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已羸葬將已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

益於死者而俗人競已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

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

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已華衆厚葬已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已云然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哉師古曰

曰塊音口對反裹已幣帛鬲已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

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管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窾音款款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

續字也續小棺也藟葛藟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歿師古曰亂絕也故

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

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鳥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已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舉籍也

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已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

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官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

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

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

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

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已威衆誅惡已禁邪今監御史公

穿軍垣呂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呂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

之節亡呂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

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

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按軍法曰正

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呂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呂下行法焉

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

行不可曰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呂斬昧死呂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

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優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呂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

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

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

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

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

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宅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宅坐也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

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

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呂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

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歷反當世呂

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右言在

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各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也上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呂六百石秩  
試守御史大夫呂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  
呂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  
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官今  
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  
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  
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  
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  
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呂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  
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  
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諸儒莫因藉尊貴之權也

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抗首

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柱刺也故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

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

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

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

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

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

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

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

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丞故云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呂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

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

昌侯張禹呂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呂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

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呂

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呂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

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呂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

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

呂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呂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

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

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

可呂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呂我為吏乎宣不敢

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

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

飲藥遺言呂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冢壙裁容椁也為

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

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

前漢六十七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

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道秦

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

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呂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呂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

循高祖之法加呂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

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

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呂天下布衣各厲志竭

精已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

南安王緣間而起所已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呂眾賢聚於本朝

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

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

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

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

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井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桓公

不逆欲呂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呂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伯繇曰繇繇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

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呂升

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德音滿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呂四海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

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石也音砥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呂喻國政利器喻賢材至

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為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

其鋒此孝武皇帝所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

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迺欲呂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

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師古曰盜獲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待于河陽也用其讎謂呂管仲為相並解於上亡

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

謂之駁欲呂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呂鄉飲酒之禮理

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

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閒者愚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呂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呂來天下

呂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呂

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  
宜言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

爭孝元皇帝擢之呂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

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呂言為戒最國家

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法

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

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開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已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

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

命外戚之權日呂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呂來日食  
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陽微

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華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

也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

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呂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

呂魁柄師古曰呂斗為魁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

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曰為宜建

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

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當戶牖之法坐師古

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呂丹淹泥塗殿上也



曰戶牖之間謂之辰言負辰也法坐正坐也師古曰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

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此臣寢所師古曰不安食所師古曰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

遺語也聞存人所師古曰自立也壅人所師古曰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

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師古曰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

絕三統滅天道是師古曰呂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師古曰二世見殺孫謂子嬰師古曰所謂

壅人師古曰呂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

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蒯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師古曰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師古曰呂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師古曰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

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師古曰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

統封其子孫師古曰呂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淳曰奪宗始

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師古曰呂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

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

而葬之於畢示天不敢臣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為庶人也師古曰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師古曰呂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

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

有法也後聖必師古曰呂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

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

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

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

衡議師古曰呂為王者存二王後所師古曰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

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上曰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呂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曰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師古曰顛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曰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

呂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曰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畱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曰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曰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曰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瞻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曰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任曰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

行中庸也猶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猶章稷反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

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

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

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

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再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引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引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胡朱梅

漢書六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孺

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

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

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已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

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

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

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

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

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

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

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

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呂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上

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呂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

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

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呂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

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

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

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

反戶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

崩發書已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秭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

陸侯文類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呂前捕反者

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

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

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醜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纜

同師古曰皙潔白也頰頰毛也白皙疏眉目美須頰師古曰皙潔白也頰頰毛也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

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

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殿中嘗有怪一夜羣

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

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

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

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

求封幸依國家故事呂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呂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

竝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召昭帝兄

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

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

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呂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

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呂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調

校尉呂來未能十日燕王何呂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

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  
 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  
 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  
 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  
 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呂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  
 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呂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已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為九江  
 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  
 卽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同獨呂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

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呂幼孤寄將軍呂天下呂將

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

者呂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祀如若也將軍雖死何

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

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

前漢六十八

也責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  
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已承宗廟狀皇太后  
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  
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  
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  
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  
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  
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殺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殺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  
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  
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  
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

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白趙  
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  
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  
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  
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年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  
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  
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  
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疇師古曰宋疇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  
幸師古曰竝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大子所臣永保宗廟總壹

海內者曰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

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

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干反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

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曰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

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

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之署取節也朝暮

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

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

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樞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擊鐘磬召內泰壹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

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達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

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已與從官飲師古曰啗食也音徒

反敢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菟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

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

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

呂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呂赤師古曰呂劉屈氂與

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

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

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



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讀曰沈沔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

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大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

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已為常師古曰內入也今每日常

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

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曰三大牢祠昌邑哀王園廟

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已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

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曰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責步

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曰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宇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

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

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

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

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

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已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

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臣一太牢具告

祠高廟臣敞等昧死已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

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

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太后扶王下殿出

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

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

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

不復得侍

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呂政師古

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

呂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

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

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

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呂嗣孝昭皇帝

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呂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

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呂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

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輪音零已而光奉上皇

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

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呂

安宗廟其呂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

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

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

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

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呂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

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淳曰典為塚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

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

梓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奏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椁相黃腸題奏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椁木名非也

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廢之屬也蘇林曰椁木相葉松身非也椁音七庸反椁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呂輜輶車文穎曰輜輶車如衣車有窓牖閉之則溫開器也

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臣贊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輜輶車百官奉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輜車駕大廐白虎馴以輜車駕大廐白鹿馴為倅師古曰輜輶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輜者密閉輶者旁開窓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落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

屋左纛師古曰解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呂送其葬

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

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呂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

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

世冊呂安社稷天下蒸庶咸呂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

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

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襲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

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而侈大

之師古曰瑩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

母家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家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

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

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

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所謂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馮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

前漢六十八

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

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

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

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

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宮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

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

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曰謂霍氏師古曰顯等告語也

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

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

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

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

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

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

顯恐事敗即具師古曰署音步戶反呂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

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

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

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

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

呂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

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

勲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

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曰所親信許

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

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少自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宣見禹恨望深

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

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日即

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曰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

如也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

欲用是怨恨愚巨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

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法令曰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囊

人子師古曰囊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

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

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

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

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

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眾聲也音計爰反

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曰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

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

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

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

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

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

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

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

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

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

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

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為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巨為讓師古曰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

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否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爨多

與人相觸巨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鴟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焉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

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師古曰羔菹盡所以供祭也可已此

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巨下使范

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

為玄菟太守太中太夫人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

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巨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

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

朕巨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

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

逆欲誑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

諸為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已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  
見對狀後章上書已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  
立意發之也言  
無人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  
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  
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  
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  
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  
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  
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  
之而又行已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已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  
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  
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  
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

人灼爛者在於上行

師古曰灼謂被燒炙  
者也行音胡浪反

餘各已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師古曰鄉讀曰  
嚮次下亦同也今

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  
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  
古  
曰右  
上也迺賜福帛十疋後已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  
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  
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  
也近音鉅斬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  
謂始生也至成帝時  
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  
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蚘反屠音儲武帝元

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

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

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

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

侯日磾曰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官滿側日磾等數

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

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

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

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

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

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

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

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

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

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

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已殺

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

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

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

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

磾意已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



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衷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衷中也

衷古神字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嚮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

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

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挫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挫

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挫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挫音才乞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

屬霍光呂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光讓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

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呂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呂討莽

何羅功封日磾為柁侯師古曰柁音丁故反日磾呂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

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日輕車

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

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

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

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

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

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

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柁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

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

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

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

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闔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

師古曰與讀曰豫

生

賜冢瑩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哭今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  
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曰世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  
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者  
問所欲曰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敞子涉本  
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曰  
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須  
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  
史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  
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  
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越騎校尉關都  
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  
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  
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  
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曰  
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曰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  
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  
臣竝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曰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  
弟柁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  
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  
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文類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為太夫人侍莽姨  
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曰孫繼祖

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

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

賞故國君使大夫主

其祭

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祖父以續日禪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

費說

是也時甄邨在旁庭叱欽

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

因劾奏曰欽幸得呂通經術超擢

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知聖朝呂世有為人後之誼

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

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

師古曰艾讀曰又又創也

逆天之咎

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呂

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

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禪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

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

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

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

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

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已時

即罪

師古曰即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邨已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

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

日不敢還歸家呂明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

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闈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

師古曰形見也

受纏襪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什上官

師古曰什頓也音赴

因權制敵已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

社稷擁昭立宜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

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

子所倚羣下取平也

然光不學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

晉灼曰不揚其過也

立女為后湛

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

師古曰湛讀曰沈

死財三年宗族誅夷

師古曰財與纒同

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  
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呂雉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  
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呂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  
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

漢書六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隴音冬始爲騎

士呂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

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

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武帝時呂假司馬從貳師將

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

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

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

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充國呂大將軍護軍都

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爲水衡都尉

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

及古司圖

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

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

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

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

國曰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

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

之曰問充國對曰羌人所曰易制者曰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誓也與

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口

前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

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

居之曰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

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曰子女貂

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聞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

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

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

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曰

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曰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

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開在金城南師古曰罕開羌之別種

也此下言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開小開則罕開羌姓族矣罕開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開縣蓋曰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罕之羌姓有罕開者總是罕開之類合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

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母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曰發覺其謀於

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

豪三十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

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曰騎都

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浩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

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曰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

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

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雖踰度鄭氏曰踰遠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曰遙臣願馳至

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曰屬老臣勿曰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

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

無聲使虜不覺

渡輒管陳會明畢遂曰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

虜曰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

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

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

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曰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

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

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

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竝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曰聞

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

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見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

充國曰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

滅師古曰言勿相相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

小千錢又曰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曰威信招降罕

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迺擊之師古曰微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微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

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鈇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

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

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

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

曰竟讀日境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日耐屯兵在武威

張掖酒泉萬騎已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已七月上旬齋三十日

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已畜產為命今

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宜讀日但復

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

與校尉已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已為武賢

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已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

裝兵器難已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

入山林師古曰中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

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而武賢已為可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

杜張掖酒泉已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

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

先行先零之誅已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

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

卿議者咸曰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

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强弩將軍即拜酒泉

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賜璽書嘉納其冊已書敕讓充

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

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

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已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

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

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欲至冬虜皆當畜

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

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已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

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

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嫗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嫗音兒羌名也蘇林曰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

志齋三十日食已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

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

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富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依飛射士

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

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



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臣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臣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國守以取安利也迺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告臣大軍當至漢不誅罕臣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

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

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

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臣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也坐得致敵之術臣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

二郡兵少不足臣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

師古曰道釋廢也

臣愚臣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臣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臣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

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樹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

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

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臣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

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

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

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

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

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

故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

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

種人護軍曰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

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語未卒璽書報

令靡忘曰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

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

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

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曰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雷屯

毋行獨遣破羌强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屯田曰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印懼使

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曰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

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

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

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

日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曰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

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

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

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

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

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

田奏曰臣聞兵者所曰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

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

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

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已計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已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度音大

各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懇可二千頃已上其間郵亭多壞敗

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

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

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呂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已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啟字至

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已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

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已全取勝是已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已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

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

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

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師古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已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

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

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呂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呂成羌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呂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呂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呂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

露疾疫痲瘡之患師古曰離遭也瘡謂因寒疾而瘡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

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師古曰

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呂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伸從枕

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廢既省繇役豫息呂戒不虞十

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

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

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

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

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呂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

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

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

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呂計為本故多筭勝少

筭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

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

賞臣愚臣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  
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校聯不

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廢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鬪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漢火幸通執及并力臣

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臣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臣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  
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豈讀曰但即今同  
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  
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臣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  
臣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論臣明詔宜

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  
臣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媮字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  
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

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  
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  
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媮字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  
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  
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上於任保也  
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  
曰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  
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  
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  
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  
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

靡忘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

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

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

曰衆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

獲降虜曰破壞然有識者曰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  
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  
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曰欺明主哉兵執國  
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曰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  
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粹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  
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畱且種兒  
庫師古曰且子問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  
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畱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  
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曰處降羌詔舉

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

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師古曰醕音況務反師古曰即

醕字也醉怒曰醕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

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閉宴時共語也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

不可上意欲誅之印家將軍呂爲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

紀也師古曰橐所已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挿筆於首橐音丁各反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

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

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

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師古曰與讀曰疎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

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

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

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初充國曰功德

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

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卽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惟

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

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曰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

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開於鮮

水之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

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邵虎也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

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邵也充國爲後將軍徙

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  
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欽侯戰師古曰欽即翁字也欽侯烏孫官名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

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

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庭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

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

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

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

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鄉質行正直仁勇得眾心通於

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任堪也

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在左也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

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

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呂應卒師古曰卒請曰猝謂暴也

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呂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

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

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暮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

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竝見未有其應加

呂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

至而豫禦也慶忌宜在爪牙官呂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為右將軍

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

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



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呂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竝列不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畱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

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統文志郁音於六反郢音質義渠公

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巨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西川中鳳蘭氏書

漢書六十九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呂從軍為官先是龜

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慈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呂駿

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

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

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

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

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

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

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又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

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呂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

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名至樓  
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  
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偏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  
幣曰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  
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  
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  
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  
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間候遮漢  
使者師古曰間為匈奴之間為侯伺發兵殺畧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  
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

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曰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曰直報怨曰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也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  
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柁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柁中殿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  
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  
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  
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  
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呂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已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

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曰惠為校尉

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師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曰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

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豕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

音胡浪反名王騎將曰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

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曰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

功天子曰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

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曰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

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

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

曰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

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

充國薨天子遂曰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

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曰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

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

渠黎至宣帝時吉曰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

衛司馬使護鄯善曰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

揮欲降漢師古曰揮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

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

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

西域遂并護車師曰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

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

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

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治烏壘城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

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

錄功臣不呂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呂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

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呂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呂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劭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呂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製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言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

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康曰弁手搏呂材力愛幸稍遷至遼

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匈

貢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匈乞也音音吐得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承

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

不呂實坐削二百戶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呂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

呂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

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呂為呼韓邪

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

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起厲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呂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肯稱其所未也今鄧支單于鄉化未淳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一也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棄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呂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鄧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一使呂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庭單于庭上呂示朝者禹復爭呂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呂為可

遣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呂女妻鄧支鄧支亦呂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呂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倚反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己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都賴水也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尼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呂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

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  
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  
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

在二十六國中其去中國三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且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鄯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

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師古曰歐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

成也延壽亦已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

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

音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並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已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

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

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

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

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

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已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

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謂密呼也

諭已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

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已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

即謂舅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鄯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

于遣使問漢兵何已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已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織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戰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仰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

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己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已可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師古曰環繞也音和患和音胡卧反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剗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已昇得者師古曰昇子也各呂與所得人昇音必寐反凡斬闕氏太子名王呂下千



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

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

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已為疆漢不能

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

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

郅支首及名王已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豪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

也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已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

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已為郅支及名

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贊曰枯骨

右將軍王商已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

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

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

顯嘗欲已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

湯師古曰與猶許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

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

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眾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今司

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

已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已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為國

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議久

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已百數事暴

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

之兵師古曰搃總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人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奉歛侯之旗

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

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鄉讀曰嚮願守北藩累世稱

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

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焯音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曰為善言

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

折首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

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

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曰燕禮樂之多受福賜曰其行役有功千里之鎬猶曰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

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

非所曰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

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君

子曰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而屢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僅與僅

雖斬宛王毋鼓之音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曰復費

其私罪惡甚多孝武曰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

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

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

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

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

惡數布臣竊痛之宜已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已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

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已優游而不征者

重動師眾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

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

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已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

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已贍軍用立功萬里

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已安師古曰

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

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曰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

石顯曰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

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

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

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已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師古曰顛與專同

不正身已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

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

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

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

趙有廉頗馬服彊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仄古側字也

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

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

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

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愾愾憤怒之貌也愾音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

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斬郅支首

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呂

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

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呂

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

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宗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呂所征之

國事類告天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呂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

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

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為羶馬也敝蓋弗弃為羶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

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庸臣

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呂厲死難之臣也

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

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呂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

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

拜示呂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

呂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呂為此必無

可憂也上曰何呂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

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

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呂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  
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

各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

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曰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

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人金錢作章奏卒曰

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

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曰為

武帝時工楊光曰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

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曰勞苦秩

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

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

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

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

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古為疆界也可徙初陵曰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曰

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

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詭為憂責也後

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亦成也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

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

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曰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取土東

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臧

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眾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

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

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曰問湯第宅不得徹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縣官

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

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

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犯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

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

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

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曰上狡猾不

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

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曰問湯湯

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曰非時出也又言當

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

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曰為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曰

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政反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無

比者先已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已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

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已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

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

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鄧支單

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

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

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鄧支單于威行外國

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

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

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

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曰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

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

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

所已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

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已防未然之戒

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被冤拘囚不能自

明卒已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

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

支之誅已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已懼敵棄人之身已快讒師古曰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之

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口克假使異世不及陛

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已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

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

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三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

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

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如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已為國家尤

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

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已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已

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

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已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

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更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

拜為沛郡太守已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

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

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  
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子書戒曰足下曰柔  
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迓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  
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穴總領百蠻  
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已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已言贈行  
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畧意畧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  
足已復鴈門之騎應劭曰騎雙也會子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騎雙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騎音居宜反萬里之  
外已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  
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胡侯止不聽遂至龜茲  
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  
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迎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

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  
宗更盡還已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  
已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丘  
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  
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阨之墊鄭氏曰婁音贏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二十弩李奇曰二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  
在召番丘責已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  
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已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  
犁靡者未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  
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



昆彌曰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

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曰付我

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曰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

宗權得便宜曰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

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師古曰

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師古曰鄭吉建都護之號訖

王莽世凡十八人皆曰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曰恩信

稱郭舜曰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

斂師古曰儻募無行檢也募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西川屯鳳臺氏雷周用甫

漢書七十

